



远山的野百合

林万春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序

谢大光

去年，编《青年散文选》时，《人民日报》的朱碧森向我推荐了林万春。他们是福建沙县同乡。

福建历来被誉为散文之乡，不仅老一辈作家成绩斐然，而且经常涌现出新的散文作者，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由于散文的媒介，我在福建结识了不少朋友，万春算是初次交往。原以为千里相隔，以文会友已是缘分，没想到很快就有了见面的机会。那是六月间在三明召开的闽西北旅游文学研讨会上。万春是会议的组织者，十天会期，只见他忙里忙外，把辗转于二市二县的会议安排得滴水不漏，竟失去了促膝相谈的时间。这原是我们都期待着的。

临别时，万春把他发表过的散文剪报交给我，希望我看一看。我也想借此弥补一下当面未能畅谈的遗憾。以后，万春每有新作发表，都寄我一份，至今已积了厚厚的一包。可惜我一回津，就陷入稿件和事物堆中，加之心情不好，这笔债务一直未能偿还。春节前，我刚从海南岛回津，万春来信说，他的第一本散文集即将出版，嘱我写序。我这才意识到，拖欠已久的债，已经非还不可了。

万春的散文，十之八九是写故乡的。沙县乃至闽西北的山水名胜，风物古迹，乡俗民情，人物轶闻，在万春的笔下几乎无一遗漏。就是小镇上一条无名的小巷，溪水中一块浅浅的沙洲，悄然开放在村边的南瓜花，都会引出绵长的情思，油然成文。我想，万春的故乡若有知遇之情，会感谢这

位挚诚的赤子的。

闽西北是块美丽迷人的地方，不要说将乐的玉华洞，明溪的玉虚洞，永安的桃源洞、鳞隐石林这些史载的名胜，仅是一处新开辟的金湖游览区，就足以使人流连忘返，忍不住再约来期。闽西北又是一块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处女地。在北方人中，我对福建算是有些了解的，如果不是这次参加旅游会，也只会知闽东的福州、闽侯，闽南的厦门、泉州，至多还有个武夷山。说一句孤陋寡闻的话，万春的这部散文集，大约是用文学笔法展示闽西北风貌的第一书吧。有机会来闽西北的外乡人，尽可先读此书，以助游兴；即使无缘身临此地，也不妨开卷把读，享受一下卧游之趣。何况浸含在这些文字中的乡情，不论对于身在何方的游子，都会带来慰藉呢！

我的故乡在山西黄河边，记忆中只在很小的时候回去过一次。故乡在我身上留下的烙印是很深的，但故乡的形象只有心目中点滴朦胧的感觉。有时想追寻对于故乡的情思，记下一些歉疚，却如天边的云朵，水中的明月，看得见，捉不到，苦于无从下笔。近来，由于家庭的离异，自身成了浪迹天涯的游子，那种飘忽不定的心绪，使我每看到人家对于故乡的挚爱，总是生出羡慕的心情，甚至有些嫉妒。这也是我乐于为万春的这本散文集作序的隐衷。

故乡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但又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自然。人有的时候可以疏远自然，甚至可以疏远自己的同类，却不能疏远故乡。对于故乡的情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可以说，故乡是人与自然的接合点。多数人是通过故乡来认识自然，亲近自然的。一个作家对于故乡情感的表现，也会由于这认识与亲近的程度不同，以及自身的阅历和见识，而呈

现出不同的层次。山川形胜的描写和赞美，是其一；以己无形的内心世界，去拥抱和融化有形之故乡风物，是其二；两情相通，心神交会，我知故乡，故乡知我，自然生出无法言传的妙意，流散于文字之中，这是更高的境界。古诗云：“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虽然并非对于故乡，却透出这样一种情韵。

我读万春写故乡的散文，从最初的篇章到近一年的新作，明显地表现出向第二层次的转化。读者只要把《田野里的古道》、《古镇风情》、《第二石林遐想曲》等篇，和他前几年的文字做一比较，就不难看到这一进步。

记得闽西北旅游文学研讨会结束，我是最后一批离开三明的。万春忙于会务时，家中女儿正在生病，他仍执意陪我到登车分手的一刻。两人相对的时间很短促，他用最简洁的语言，倾诉了少年丧父，青春丧母，自谋生路，尝尽世情冷暖的坎坷经历，隐约透露出当时埋在心底的苦闷。谈到自己的创作时，他说，他所写出的，实际是一个小人物理想中的乌托邦。这样写虽然自己并不满足，却是一种精神安慰。说到这里，我看到他的眼圈儿红了。

在我返回天津的漫长旅途中，万春的一片肺腑之言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在此之前，我没有想到他那文静孱弱的外表，竟包容着这样丰富的内心世界。这是一个具有许多瑰丽图景的世界。此刻，我读着万春的散文和来信，不禁生出这样的念头：万春不妨把生育自己的故乡，当作一位可以平等相待的知心朋友，向她敞开自己的心扉，求得和故乡的心神交流。那时，万春的散文有可能进入新的境界。我想，一定会的。

1988年2月29日

目 录

序.....	谢大光
--------	-----

乡 情 缕 缕

忆念中的凤岗	(2)
小巷深处	(5)
巷报忆语	(8)
元宵月.....	(10)
东郊秋趣.....	(13)
牧歌.....	(17)
田野里的古道.....	(20)
在孩子的画板上.....	(22)
忘忧坡.....	(25)
乡行杂记(三章).....	(28)
神驰小瀛洲.....	(35)
江滨暮钓.....	(38)
市场街风采.....	(40)

梦 里 村 歌

七月的山村.....	(44)
八月桂花香.....	(54)

鸟鸣溪小记.....	(58)
山村的婚礼.....	(61)
苦菜峡秋歌.....	(66)
翠翠.....	(70)
金灿灿的南瓜花.....	(72)
在绿色的深山里.....	(74)
大丘岌山民.....	(77)
花果村话蜜.....	(82)
铧钬山情思.....	(85)
无名花.....	(88)

山 魂 水 魄

第二石林遐想曲.....	(92)
五虎门涛魂.....	(96)
蛟湖情思	(101)
古镇风情	(105)
趵突泉	(108)
武显大夫府的遐思	(110)
谒杨时墓	(112)
绿色的迷宫	(115)
老君岩的微笑	(119)
翠城春深	(122)
在杨时的故乡	(127)
沈城行	(131)
雨中濰城更好看	(134)
金湖夜泊	(137)

咏 物 漫 笔

远山的野百合	(142)
花·竹子(二章)	(145)
山行记趣(三章)	(151)
蝶与诗	(157)
犬的启示	(159)
鹅的闲话	(162)
矿山月	(164)
放风筝(外一章)	(165)
年华赋	(166)
画房子	(169)
秋梧桐	(171)
迪斯科的迷惑	(174)
晨曲(外一章)	(177)
后记	(179)

远山的野百合

乡情缕缕

忆念中的凤岗

谁不夸故乡妩媚呢？我的故乡凤岗镇是美人中的西子，风姿绰约，似水柔情，直令游子不忍远离，总要偎依在她近处，日日夜夜听她的呼吸。

乡恋是美的，孩提时代的小镇和平恬静，物产鼎盛，居家富庶，素有“金沙县，银建瓯”之称。镇西虽有淘金山、宝山，但人们的生活不靠淘金取宝，靠的是新时代的激情和金子般的双手。镇子狭长，有的说像竹筏，有的说像龙舟，三面环山，一面照水，清凌凌的沙溪映得她越加灵秀。街巷多而不长，最热闹的所在——从西门兜到东边的石头街不过两三华里，但商家铺面比比皆是，五彩缤纷。倚在枕上，大清早就听到街头“烧卖”的叫卖声，一声比一声诱人。到西门兜菜市走走，白的是萝卜，绿的是菠菜，几分钱就买一大把水灵灵的葱。时有叔公婶婆照面，酬答热情，方言吐音平稳，几无高低变调，加之拖长的尾音，让人听了舒适。邻里和睦，敬长者，倚重读书人，颇有几分古风。那时候，小儿们喜欢农历三月三庙会，旌旗在暖融融的东南风里翻卷，神怪仙子都被抬到街上抖威风。最撩拨年轻人的是端午节，红男绿女挤进城，搂肩扶腰，满城像涨潮，又都往河沿涌去，“冬冬”的龙船鼓把心儿敲得扑腾腾跳。有些风俗沿袭至今：这年正月初一舞龙灯，有条“龙”翻翻滚滚，竟径自冲进县政府，一县之长也出来观光、敬烟，以示与民同乐，瞬息，一庭锣鼓，满堂掌彩，政府机关闹翻了天。

两条街沿东西走向并行，临溪的叫“李纲路”，那溪亦名“太史溪”，皆因宋代名臣李纲被贬居此地而得名。父亲的师傅最爱对小辈说古，他说耿直豪爽的李忠定公一定爱上凤岗，虽一肚子牢骚，还发出“但有诗千首，何妨谪九年”的感叹，其《梁溪集》中不少诗文便是在青山绿水间写就。遥想当年李公月夜荡舟，南岸七朵山上七座亭阁红灯高悬，齐刷刷映入水中，溪畔有木犀花浓冽的香气流动，身旁有风流倜傥的少年才子邓肃陪伴，月色融融，桨声拍拍，酒杯里出作品，那日子还过得挺舒服。

“山吐三更月，人游半夜船”，“沙阳八景”全仗李纲命名，闻名遐迩。当时还没有“旅游文学”的提法，倘若有杂志编辑索稿，这位“宋大丞相”一定写得情理并茂、文彩照人。八大景中，“十里平流”即太史溪，“七峰叠翠”就是七朵山。“豸角秋烟”在城西獬豸山上，有尖塔如豸之角，满山林木荫翳，秋高气爽，晴空远照，遥望烟雾飞腾，衬出胜景。1918年尖塔被南军夷平，早已不见角状。“吕峰晴雪”的吕峰山，隆冬积雪经久不融，恰似一顶白冠，皑皑生辉。“凤岗春树”在溪南，春雨浴后，树色葱茏，杂以花草，山形如彩凤来仪。此外还有南郊的“瑶池夜月”，东门半岛的“瀛洲夕照”。小时候，我看过“洞天瀑布”的定光佛睡像，据说李纲在此遇定光佛幻身假寐，敬候其醒后聆听神箴，预知周年后又可飞黄腾达。后代巧匠用巨石就地雕成的“灵岩睡像”，憨乎乎头顶青天，倒地而眠，仿佛听得到轻轻的鼾声，令人情不自禁要去拍拍石人的脑壳。这位睡仙八百多年来一直醉卧不醒，前几年才被采石场石炮轰跑，八景建筑也渐渐荒废，只有山水依旧，凤岗镇两岸一雄一雌对峙的双凤山俯观沧桑巨变。

变了，是变了。小镇建设先是跳“小步舞”，拆去碍手碍脚的西门城墙，跨虹般的大桥取代了摇摇晃晃的浮桥，镇内路面更新，增些许红楼绿树。后来，又以“迪斯科”的跳跃步伐迈进，轰鸣的堆土机压倒浩劫年代干巴巴的空喊，碾平后山无以计数的山岗，像野战部队铺开阵地战，新城区基础很有气派。镇上小买卖人多，担子摊子摆满半条府西路，常客蹲在十字街头吃烤豆腐干，一边“啧啧”咂嘴，一边翘大拇指赞生意兴隆。父子店、母女店、夫妻店……配合默契，又不闹思想矛盾。有一对中年夫妇原是坐机关的，“投笔从商”开菜馆，最初还兴脸红，如今招呼顾客却有板有眼：

“请坐，三碗肉丝面！”“好格，肉丝面三碗！”夫唱妇随，一刚一柔，还颇有点“时代气息”。生活水平高，人家闺女出嫁，你陪缝纫机，我陪电视机，越比越风光。“向前看”也不忌讳钞票，勤劳的姑娘出嫁捎带一笔款子，婆家则刮目相待。这里的女子会劳动也特别擅长打扮，夏夜的华灯下，处处裙角拂动，鲜红的如晚霞，洁白的似轻纱，满街开了花儿。婷婷婷婷，千姿百态，又像是时装展览，惹得外地客人眼睛滴溜溜转。

我好清静，曾独自儿踱进古香古色的公园，在长廊默默坐一会儿，又款步登上“双凤桥”，触摸着平滑的桥柱，似有思绪万千：凤岗啊，虽有离别的惆怅，但我无时不在愉快地为你祝福。如果说三明是新珠，凤岗你就是一盏古老的宫灯放异彩；如果说三明是飞腾的仙鹤，凤岗你就是跃跃欲飞的金凤凰。凤岗人爱凤岗，不久前沸沸扬扬的“智力支乡”会不就是证明么？

起飞吧，故乡这只金凤凰！

小巷深处

沙县别号虬城，其状若翩翩长龙。南有沙溪碧流断道，北有凤凰山张翅逼出，前后夹持，硬是将城廓挤瘦；东西走向的街衢，“龙头”和“龙尾”却岁岁疯长，人族蕃衍、楼台鼎立，终成劲龙气势。一千五百多年历史凝成一部无字书，卷帙浩繁，一条小巷即是一页，异闻迭出。

山城有特色，龙城多龙舟，端午前三日就下水，激越的鼓点和“嗨——嘿”、“嗨——嘿”的龙舟号子汇成一种强磁力，逗得人心痒难忍，纷纷拖儿携女，径奔河沿。面河的古城堞和“虚脚楼”居高临下，成了天然的观礼台。高潮到时，河面漂着四五十艘龙舟竞争高低，胳膊爆出硬肉疙瘩的小子划着桨，浪花迸溅，喊声震天！岸上的也不轻松，红男绿女，手心皆攥出汗水。那每艘龙舟，各代表几条巷子，以古城门的方位为标志，故舟旗五彩缤纷，飘飘龙须又有黑、白、赤、碧、黄之分。

“哇，红须的东门出头！”

“哇，白须的西门追上去了！”

后生们喊得面红耳赤，小娘们跺起脚，恨不得自己也能腾云驾雾。

“龙种”却不纯正。据《沙县志》泄露：民风古来淳朴，居家不外出，小家富庶，而入仕甚寡。亭亭梧桐树却招来百鸟——闻职业而知人面，此地竹篾匠为浙江人，中药铺为江西老倭，剃头师傅为福州依伯，打石工为闽南阿少。男

婚女嫁，也渐见杂交同化，生的儿子会说几“国”语言。其人都成长期住家，自然也有的成了龙舟手。

心性有柔有刚，有时以刚压柔，有时以柔克刚，有时却轰然火拼一场，不见血不散。七几年龙舟大赛，几句话齟齬，西门的汉子把东门的引到西滩头，船挤船，打断桨，又狠狠摘去龙头。东门的舵手仰天瘫在沙滩上哼哼。

方谚云：“拳大打过壁”，自古而然。清乾隆时，江西人和浙江人争在闹市区建“同乡会馆”，以拳代言，江西人不多，却光背插得住刀，齐心以死相拼，浙江人节节败退。最后穿长袖的当地人踱出打圆场——当地人常充这种角色，浙江人让到城郊西门外修馆。曾以为当地也有铁血男儿，明朝中叶，“铲平王”邓茂七揭竿而起，铁军跨过二十余座城池，威憾八闽。后来，我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瞻仰邓茂七的王者图像，有说明注出其原籍江西建昌，始信江西人吃辣，是铮铮硬汉子。

南方水土好，小巷出娇娃，虽不及浣纱的西子，却也嫩得像葱，个个走得出去子，上得了戏台。正因为太金贵了，麻烦的是婚嫁，至今依然半自由半包办，七大姨、八大姑都成了“参谋长”，有的说江西佬倔，有的说福州佬“滑”，像选新科状元，挑拣得女儿家沉不住气。姑妈家出了四位女公子，颇有戏剧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偏嫁给自己中意的祖籍各不相同的俏男子。闽南女婿七手八脚给姑妈筑了座石头房子，夏凉冬暖；浙江女婿惠赠全套竹家具，在石屋里摆开来，别具清韵；江西女婿满面堆笑送来药店里奇缺的一等天麻；即使是福州女婿，他老子是出了名的老剃头匠，春节前左邻右舍的孩子急着理发，也要央求姑妈方便方便。如今反过来，大家都夸姑妈“四海”，“四海”之人福气

重。

小巷弯弯，多而不长，两厢时见清代旧屋大院，每扇门也都有一个悠远的故事。你若今日来，沿着高大的防火墙踱去，往往能走到西大街，街上的“江西长乡会馆”早成了第一家戏院，又恰恰供给浙江人比手划脚，县越剧团的吴侬软语，委实中听。你还会听说，有一天街巷里窜来一只山鹿，人们按规矩给鹿裁了块红布披上，“冬冬呛，冬冬呛”，就用演戏的锣鼓又送它上山呢。那鹿儿瞪起一双黑葡萄似的眼睛，仓皇四顾，就像一位惴惴不安的新嫁娘呢。

“巷报”忆语

故乡收早禾的季节，大清早家家门前震起“空——空”的撞击声，节奏单调而欢快，不用问，那是撞糍粑了。熹微晨光中，“救”糍粑的女子蹲着，时时翻着白里熟糯米，随着灵巧的手部动作，柔韧的腰肢不断地扭动。男人挺立着，眯眼笑，用一种欣赏的表情看着妻子的双手，然后他将粗重的木锤举得高高，举过头顶，随着大木锤砸下“空”的一声，而豪情四溢。

——新米上市曰“尝新”，好客的农家总把亲朋好友拉扯来，越“尝”越上劲，斟上自酿的甜米酒，嘴巴去了门子，情切切，话也滔滔，秘闻趣事，善举恶作，就这样头聚头聊出丝丝缕缕消息，虽不付诸文字，却是比文字更有效力的“巷报”。此种民间户际交流甚多，杀猪时叫“吃猪血”，立冬时叫“过冬”，七夕时叫“做七夕”……

成立“革命委员会”时最“革命”，连婚礼大典也“革”掉了。有穿绿衣服的“保卫组”横眉怒目像庙里神煞，闯进西门小巷的喜家，来个“碟儿小曲”乒乒乓，婚宴砸成稀巴烂。末了，新郎新娘各铐上一只手，吆喝着，左推右操游街。游街也让厨师出丑，一手举锅铲，一手端炒盘，还要敲锣。断续唏嘘声，穿红衣裳的新娘暴在光天化日下，像受难的圣母玛丽亚，头脸垂到最低限度。

小吃小喝更属横扫之列，可惜舌头是“革”不走的，婆娘们趁霜天叽叽喳喳侵灶角，抑或暑夜三星高挂，那些三老四

少搬躺椅到树下乘风凉，一摇一摇的芭蕉扇照样把闲话扇得远远的。“巷报”中那些现成的方谚也尖锐也刻薄，如“大模×样、”“衣角甩死人”，大多譬喻趾高气扬的“公家人”。也难怪呢，巷子窄，把形形色色的人“蹇”拢来，面对面，人情冷暖立时明显起来。“早——”“好——”老辈人酬答热情，扳肩膀扯胳膊拧耳朵的是那些后生子；而那些昂首而过不被人理睬的多为出格的“公家人”。一直到后来，人们对那些动不动折人称杆罚人钱财的人看不惯。

有位局长“受之无愧”地接纳上调知青的“贡品”，礼物不多也，一笼花母鸡而已，殊不知此鸡乃昨夜恶作剧从部长家盗出；以至局长鸡毛没捞到，倒被部长训得狗血喷头。人们将局长有一比，比作佛经《百喻经》里割别人漂亮的鼻子掉换自家老婆鼻子的贪婪汉子，翌日有声有色风传全城。十几年过去了，人们记忆犹新，言谈间若历历在目，足见巷报之影响莫可轻视矣。

亦有壮举，报忧也报喜。七年前，夏夜，一“桃花癫”北方女子，剥得赤条条，又不知从何处夺来晾衣竹竿，满街撑起男人们，系前所未闻，亦史无前例。围观者众，瞪着那“北佬”扭来扭去的躯体，三教九流唯唯喏喏不敢近前。县政府前，有一中年“公家人”奋不顾身，用电影动作从速抓取竹竿相持，瞬间逼其至墙角，从后拦腰一把抱定不放，也不顾小白脸被抓成血窟窿，扯下外衣，叫人帮裹上疯妇，大有“不怕牺牲”的劲头。观者咂舌，“啧啧”有声，翌日少不了为巷报加框头条新闻，附权威评点：世风在变。

世风当变，愈变愈公道。“近乡情更怯”，而今游子返乡，临进城我总习惯扯正袖领，摆平八步，莫敢举止孟浪——不怕神灵怕舌头呢。

元 霄 月

十五的月亮要数元宵好。这不仅因有眩目的满城彩灯映衬，还因人们各自的经历和情感作用而印象殊异。漫步故乡沙县街衢，我忽作如是想。“火树银花触目红，揭天鼓吹闹春风。”我也喜欢南宋女诗人朱淑真这两句诗：“但愿暂成人缱绻，不妨常任月朦胧。”把一对爱人在元宵相会的复杂心境，摹写得维妙维肖。如今赏灯的俏男俊女翩翩，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该没有古时的郁闷幽怨吧？

我知道，西方的“情人节”在公历2月14日，恰恰在元宵前后这几天，他国的小伙子都在这一天郑重求爱，情侣们厮混在一起，作快乐的郊游或参加各种引人入胜的情人舞会。古中原封建社会的男女，难得在元宵节及其他几个有数的日子相聚，所以才促成“陈三五娘”那种风流韵事。我忽又想：元宵该算中国的“情人节”吧？但故乡乡俗封闭，男欢女爱从来属于阴私，过去只有关在屋里才能实践，有谁敢在外亲昵些许？只担心路人口水相赠；仿佛男女泾渭有别才是君子风，以至于每一个爱情故事都羞羞答答秘藏于小巷深处。

然而，新时期毕竟有了新风尚，眼前灿亮的灯火下，少男少女的迪斯科如痴如醉，骤变的曲线左晃右荡，招招出新意，不禁令人想起一句诗：“哪一个妙龄女子不会怀春，哪一个少年男子不善钟情？”为什么不能让绷紧的神经松弛一下呢？看那个乡下妹子，大约是初次进城观灯，紧紧搂住小哥哥的胳膊；人群里走，左顾右盼，愈畏怯愈显娇憨态，直